易經正義

易經正義序

隆古吉凶之旨肇於禹謨而備於伊訓惠迪吉從逆凶以心言也而蔽之曰惟影響一罔不吉二三罔不凶以德言也而斷之曰不僭在人其嘉言洋洋在于羑里未演杏壇未贊之先卦爻以象告彖象以情言剛柔雜居相攻相取能者養之以福爲元吉爲悔亡爲無咎各隨

其所造不能者敗以取禍爲悔爲吝爲凶亦各隨其所造數聖人所以崇德廣業範圍曲成俾天下萬世瞭然識所趨避何其憂深而慮遠也故曰與鬼神合吉凶協帝則也吉凶與民同患準衆志也夫是以建天地俟百聖不悖不惑而無二矩九流淆亂微言隱晦借空妙荒唐而欲闡極深研幾之宗拘術數詭誦

而欲究開物成務之實雖清濁異科不
免於踰矩均也年來玩易名山擬議變
化渴欲得同志研之而老已至矣御史
大夫鄢子劍泉執訊劉尹伯源以告曰
樾卿自戊戌受教金陵聞吉凶影響之
旨時猶有强辯者而獨犁然有契於心
一念而善自逸而休一念而惡自勞而
拙真不可須臾離者易之爲書所以道

陰陽也而實不外於吾心天德以健爲主聖學以自强不息爲要是爲知幾是爲愼獨是爲易簡之理得退而與二三友推廣此旨撰爲正義以便初學近過維揚督學吳初泉喜而梓之顧愧不過舉業筌蹄耳願發聖教之蘊以告觀者

於戲

國家以明經取士將以求真才也蘊諸心

爲德脩諸辭爲業始諸家而無壞於朝
著郡邑是之謂真真則合僞則離離則
凶合則吉故貞觀貞明與貞勝同神而
並化是二三子先資之羔雉自獻以成
其信也若下達尚辭証以受祿則入于
筌蹄矣抑易傳既成爻而未出自量精
力尚覬少進是編固鄙子未第時編述
也歷試艱大彌綸在掌綰監筴以導利

于上下行入贊國是斡化樞矣用人一
也內陽外陰爲泰反則否理財一也損
上益下爲益反則損若冬夏二至玉炭
低昂無毫髮爽故聖哲握機以統天忠
良研機以習聖古之數五福斂六極王
省惟歲卿士維月師尹惟日馬畫龜疇
固經緯表裏也尚芟煩摘粹積誠以爲

嘉靖四十年辛酉夏六月上弦安成七十一翁鄒守益書于自强堂

晦庵易說

朱子曰今人讀易當分爲三等看伏羲之易只是某卦有某象如乾有乾之象坤有坤之象及文王周公分爲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貞等辭便不是伏羲之意及孔子係易作彖象文言則以元亨利貞爲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

又曰當初伏羲畫卦之時偶見得一是陽二是陰從而畫放那裏只是陽爲吉陰爲凶無文字後文王見其不可曉故爲之作彖辭或占得凶處不可曉故周公爲之作爻辭又不可曉故孔子爲之作十翼皆解

當初之意學者不可以孔子之易便作周文之易看以周文之易便作伏羲之易看

看易先看某本義了却看程傳以相參考程傳義理精到無一毫欠缺但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某本義只是卜筮大槩離不得程夫子書也

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

易傳難看須經歷世故多識盡人情物理方看得入

易之象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偶畫象陰是也有實取諸物之象如乾坤六子雷風山澤是也有聖人以意自取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

鬼一車之類是也

聖人因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卦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象非懸空物事有理而後有象也理無形也因象以明理也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自聖人賢人以至衆人無所不通君有君用臣有臣用

讀易之法當虚心以求其義不要執巳見

易大槩欲人恐懼脩省

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中發之且如大畜利

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爲利貞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而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而今未暇整頓耳

附録

謹按朱子所作六十四卦卦辭本義俱係模寫孔子彖傳之意間或補以己見今之說經者於卦辭則依本義模寫孔彖之意講之而於孔彖亦如其講則不唯失之重復而於文王作經之意孔子釋經之意俱失之矣朱子欲將文王卦辭只依文王口氣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發之甚爲有理惜乎有志未就也今之說經者當如其說乃可

說經之法當原古昔聖人立言之意而審其輕重所在不可徒泥於本義訓詁之文而失其意也蓋本義

訓詁字解句折無非欲明白以曉人耳至於說經就要托當初聖人口氣乃可

易象有取諸物者有取諸事者如潛龍見龍履霜龍戰之類取諸物也如含章可貞盤桓遯如不永所事之類取諸事也至於占辭亦有類象而不以爲象者如棠象之刑人桎梏覿之盥而不薦離之畜牝牛夬之告自邑姤之係於金柅之類是也讀者當求其意不可失之穿鑿故伊川謂必欲窮象之隱微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也

易占有因卦爻之象而示者有因卦爻之義而示者

有凶其吉而示之以凶者有因其凶而示之以吉者

無非開物成務之精意其大要則扶陽抑陰進君子

退小人

大象之義初無定在如自強之體乾厚德之體坤經

綸治屯育德養蒙皆從卦名上立意至於明庶政無

敢折獄唯取山下有火之義於賁字初不相涉明罰

敕法唯取雷電合而章之義而於噬嗑字初不相涉

聖筆如化工也

本義之作專主卜筮欲人因占以玩辭因辭以窮理

而措之事也其所示人占法決不可作正意以失周

文之本旨本義釋經之意有正說者有推原說者有推廣說者讀者若以推廣之意作正意則失之矣

本義釋易占處各有輕重有凶而且吉者有吉而終吝者有雖厲而無咎者有雖凶而無咎者有雖悔厲而終吉者讀者於此處當審其輕重切不可放過蓋一字千鈞也

本義所謂卦變悉具於卦變圖說非畫卦作易之本旨也讀者不可以此遂認爲九六之變

本義謂卦名出於伏羲不知何據蓋伏羲之時有畫無文豈有六十四卦之名耶先儒以爲周制於伏羲

之后今乃謂伏羲取卦之下陰爲足二三四陽爲腹等說則悖矣大抵諸卦之名决出於文王蓋當初伏羲畫卦時已具此義至文王係辭始發其義而名卦也吳臨川曰伏羲畫卦時無文字可傳至文王演八卦之名爲六十四卦以作彖辭周公又作爻辭又曰八卦及六十四卦皆出於伏羲而其名則出於文王此說盡之但今之學者多從其說不可以遽變也

易經正義卷之一

豐城 鄒泉 鄭懋卿 著

揚州府知府毛术推官路楷校

易出於伏羲而係之以周何哉蓋羲易有畫無文至周文作卦爻辭而易始明故係之以周若孔子之十翼又所以發明三聖之易也

易從日從月一奇一偶也此先儒之說也然易有二義有交易有變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交易也朱子之所謂對待者是也生生之謂易變易也朱子所謂流行者是也在造化亦然簡竹簡也囊簡衣也始初含

上下經爲一簡故重大後乃分上下經也孔子十翼
又附於經之外也
中間頗爲諸儒所亂朱子曰漢費直初以彖象傳什
經總附於卦爻辭之後鄭玄王弼宗之又分附卦爻
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别於
經而係辭以后自如其舊歷代因之是爲今易程子
所爲作傳者是也自嵩山晁以道考訂古經釐爲八
卷本義所謂未能盡合古文者是也東萊呂祖謙乃
定爲經二卷傳十卷是爲古易朱子本義從之所謂
復孔氏之舊者是也

傳十卷卽十翼也彖上傳一彖下傳二象上傳三象下傳四係辭上傳五係辭下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

乾卦

本義伏羲仰觀俯察等語原聖人之所以立卦凡畫卦者自下而上等語原聖人之所以生爻陽數九爲老七爲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爲九至坤初爻謂陰數六爲老八爲少故謂陰爻爲六原聖人以九六名爻盖易道尚變也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利貞卽筮法所謂六爻皆不變則

占本卦彖辭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潛龍之象而玩其占卽筮法所謂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示人以變占例也本義以乾爲諸卦之首故歷舉以發之

聖人作易開物成務之精意然皆各因卦義而發也如卦名乾其辭則專欲人體乾之健卦名坤其辭則專欲人體坤之順屯有治屯之道蒙有發蒙之道餘卦倣此

乾者健也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健之至也故名爲乾而其象則天也其占則大亨而尤當

利於正焉蓋乾道大通而至正也占者得此吾知事皆順利而行無不達然又必使所事者一出於天理之至正而不參以人欲之私始如是終如是而固守此正亦如乾之健焉則不失乎元亨而可以常保其終矣大抵彖意重利貞字

乾彖所謂利貞卽象傳所謂自强不息無非欲斯人之為乾也

乾道大通而至正兼造化人事言天至健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亘古今而如是莫非一正理之所在便是大通至正人唯剛健則無所為而不可然其剛勝

義氣有不可干以私者亦大通至正也此句本義照出乾字上有大通至正道理占乾者能大通而宜於正則人其乾矣

易之爲書也開物成務而巳而其所以開物成務不過欲人之歸諸中正而巳中正二字六十四卦之樞紐也故於此首發之中正一理也自其無偏倚而言謂之中自其無私曲而言謂之正又曰中重於正中則無不正愚意程傳此說是以中主德言正主事言

凡畫卦者自下而上何也易該造化之陰陽陰陽之運皆自下而上故畫卦因以象之

初九陽剛本可以有爲也但以初陰而又在下位其勢尚微故未可施用象爲潛龍而占曰勿用或事當謹密時當隱遯也雲峰曰乾初象潛龍護微陽也坤初象履霜防微陰也於陽之微則恐其或用勿也者禁之之辭也於陰之微則慮其必盛至也者危之之辭也以初陽而又在下位是君子之道德方成而隱於下位者也

九二以剛健中正之德當世潛離隱之時是乃賢人君子已脫迹於草茅而置身於民庶之上者其道德足以軌範於當時仁義足以陶鎔乎斯世而澤及於

物也故又見龍在田之象占者得此則當利見此九二之大人也此九二亦是在下之大人未得君位者如伊周是也澤及於物重德上說卽孟子所謂德盛而上下化之也若有見龍之德等說是本義示人占法非本爻正意也

利見大人當兼上下說如爲君者占得此則當舉而用之以贊襄治化爲士爲衆人者占得此則當疾趨而見之以景仰其道德之儀刑也六爻占法不必限定說

九三處危地也故聖人因此爻處危而示占者以處

危之道言能乾乾終日而夕猶惕若雖處危地而無
咎也
九三重剛不中以性體言重剛便不中蓋過於剛而
不得其當勇而無禮者也居下之上以所處之地言
在民庶之上而有位者也以勇而無禮之人而居民
庶之上非危地而何然九三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
厲之象蓋天下之事每成於剛毅之人也占者得此
使如九三之處危也則當勇於自治凡義理之所當
爲者盡心力而爲之已健矣而益致其健雖至於夕
若可少息矣而此心猶兢惕自如不遑寧處也能憂

懼如是則所爲必以其道而無一毫之過舉矣雖處危厲之地而何有剛愎自用之咎也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一直說下來不可對看夕惕若主敬也日乾乾而夕猶惕若則此心無一時放過矣故雖危無咎

九四或躍在淵是四自或也時可以進矣乃不決於進而舒徐容與熟思審處以圖其進用之道象爲龍之將躍于深淵之中以向于天然占者如是吾知進必以禮而無躁進之咎矣

本義不曰九四以陽居陰而曰九陽四陰何耶或字

正在此句見夫陽而又陰則剛斷不足故或

以乾上體言四居上之下以乾全體言蓋乾道離下而上改革之際以其時言進退未定之時要而論之四於此時可以進居天位也乃不進而或之是謂進以禮矣果何咎哉

居上之下在人事言則爲天子之下一人而已改革之際此身變化之時也進退未定言此人當此時可以進而亦可以退大約向進處一邊多本義出此三句見其可以進也

九五備剛健中正之德而居尊位是以聖人之德而

居聖人之位故其象爲飛龍在天夫聖人以盛德居尊位則天下皆被其澤若龍之在天能神變化水下土也占者得此爻不利見之耶利見兼巳仕未仕者言

本義若有其位等語示人占法如九二若有見龍之德等語非周公本意也

上九所以有亢龍之象何也位高者身危况以陽剛而居高位則志盈氣滿而昧於持守之道所謂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知得不知喪者其動而有悔也宜矣後世若韓彭及霍子孟之徒是也

朱子曰上九亢龍有悔是於盛滿致戒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堯之時須交付天下與舜若不尋得舜堯之后天下之事未可知也

白雲郭氏曰堯老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正厥辟周公復子明辟君臣之間皆是此道

用九何也九六七八之數在蓍策上見而其所從來則係辭所謂參天兩地上來也

易有卦有蓍卦爻為易之體蓍策為易之用蓍數九為老陽七為少陽六為老陰八為少陰老變而少不變易道尚變故用九也九九而為之用者言筮得陽爻

而爲九者即此爻占之于以觀其象玩其辭便是用

九

用九爲百九十二陽爻言也示人占法也見群龍無首吉周公聖人以乾爲諸卦之首故於此發用九之義而因係以此辭也乾之六爻有群龍之象也龍之剛猛在首也筮得乾六爻者皆用九則剛變爲柔象爲群龍無首也占者剛而能柔則發強剛毅之餘而每寓乎優柔平中之道所謂太剛則折者無有矣不亦宜乎

彖曰大哉乾元章

此夫子作彖傳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爲四德以發明之天道在造化言乾義在易言元亨利貞文王卦辭本意只是大通而宜於正說夫子於彖傳始析爲四德以發明之自屯以下仍用文王本意

始者氣之始統天還在生物上說此節釋元義也

大矣哉乾之元也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莫不資其氣以爲之始而各動其生意各肇其端倪又爲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焉彼元者生物之始固此元以始之而亨爲生物之通亦此元以通之也利爲生物之遂固此元以遂之而貞爲生物之成亦此元

以成之也朱子曰四者之間生意流行初無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此說盡之矣是則所謂天道之元而乾德之元於此可見矣

雲行雨施故品物流形此二句一直看不可如誠齋氣亨形亨之說亨字在品物流形上見謂之流者言萬物之形化日異而月不同其生生之意如水之流無止息也

大明終始聖人深明乎乾道也六位時成聖人見易道有以該乎乾道也時乘六龍以御天聖人體易之妙也聖人之元亨正在此句見

終始二字不可拆開看本義拆開說訓辭也下面不
終則無始不貞則無以爲元是解所以不曰始終而
曰終始之義終始者終而復始也乾道迭運不息之
義也聖人旣大明之則見易卦之成亦該有乾道終
始之義總而言之内外卦一卦有一卦之終始分而
言之六爻每一爻有一爻之終始自其將畫之時謂
之始自其畫成之際謂之終初不終則無以爲二之
始二不終則無以爲三之始四不終則無以爲五之
始五不終則無以爲上之始此自六爻言若以内外
卦言之内卦不終則無以爲外卦蓋六位時成亦該

有乾道終而復始之義也夫乾之六位皆陽有六龍之象也聖人以時而體之於身便是時乘六龍六陽之道皆出於理之自然而爲天道聖人以時而乘之則是道皆在於聖人運用操縱之下矣便是御天本義聖人大明乾道之乾道與下面行天道之天道不同乾道在造化上說天道在易道上說易道何謂天道也天者理之自然而已六龍變化之道皆出於自然故曰天道何謂時乘六龍也如初之道潛也聖人時潛而潛便是乘初之龍二之道見也聖人時見而見便是乘二之龍謂之龍者雖本六陽說亦該隨

時變化之義

御天之御字因乘字生乘字因龍字生乘而後御也如乘馬則御馬謂之御以見遲速進退之在我而是理爲我所使矣行天道之行字當不得御字御而后行也終始者乾道之時也時成者易道之時也乘龍御天聖人之時也此則聖人之道大行矣故曰元亨維天之命終則有始時焉而已唯聖人之德上契乎天而有以大明之凡終始循環之妙貞元迭運之機洞燭於方寸之中而無遺也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如此則見易卦之初二三也以時而成於下體而終

始迭運之妙無不該四五上也以時而成於上體而終始循環之理無不寓由是體此易而運於身焉仕止以時進退以時操縱闔闢以時猶之乗六龍然潛見躍飛而變化無方也夫易道出於自然而為天道也聖人時乗六龍而有以體之於身則天道隱然在吾運用之下而以時出之也非御天而何至此則易道終始循環之妙又具於聖人而與乾道無或異矣此則聖人之道大行矣故曰聖人之元亨

清江張氏曰以上下之定位言之謂之六位以陽氣之變化言之謂之六龍

六位時成乾道終始之妙具於易也乘龍御天易道終始之妙具於聖人也

乾道變化雖利貞時事亦泛講各正性命二句是一時事不可平說各正性命之時便漸漸地保合太和也各正保合非二事性命太和非二物理既得氣斯固也故曰理氣二者不可相離

各正性命者如穀粟桃李之類各成一物是也然其皮核漸漸堅實而生意充滿於中便是保合太和故曰各正保合是一時事但微有先后耳纔各正便保合朱子曰各正性命如一粒粟生為苗苗便生花花

便結實又成粟每粒箇箇完全其所謂結實成粟者各正性命也其所謂箇箇完全者保合太和也又性命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有皮殼包褁在

性命一物也不可分開看但自人言則爲性自天之所賦言則爲命此朱子訓詁之文耳非孔子之正意也

有生已生俱自各正時言非元亨時也物方成爲有生之初物既成爲已生之後得其理於方成之際而全其氣於既成之後此物之所以生生不已也

各正保合二句决作一直說玩本義萬物各得其理

以自全一句便見

不可以各正性命爲利保合泰和爲貞蓋各正保合是一起事均爲利貞也利者向於實貞則實之成各正保合則向於實而成矣各正后便保合而性命之中便有泰和在故不可以利貞二字分貼也

大哉乾元一理流行於沖漠之間一氣潛孚於亭毒之表亭毒音亭篤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見莊子潛而趨默而移自此之彼變以從時也然則其所以變者則妙不可測而向於成非化而何乾道變化如此由是萬物各得性命之理而大成大小成小驅殼

完固而冲和之氣凝聚無遺所謂一物具一太極是也非保合太和而何夫以萬物各得其理以自全如此是則物之向於實而成矣乃所以爲利貞也

首出庶物以位言聖人居高位則德澤覃施而萬國咸寧矣此則聖人之功業大成也故曰聖人之利貞

講意照本義貼乾道說

天行健以天運言也何以見其健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天行一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日行不及天一月行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然本義不用此說而但云今日一周明日又一周之

說正欲切重乾之義耳

自強者天德之剛也不息者無私欲以間斷之也自强便不息

天德之具於人本自强也但爲私欲所蔽則有時而餒矣君子不以人欲害之則天德之在我者挺然於萬物之上而無少屈撓今日如是明日如是無一毫私欲以間斷之也是則天德之本體於是乎克全而君子之所以爲健者於此可見矣盖善於體乾者也

陽在下也卽初陽在下未可施用以下面德施普及復道等說例之當貼人事說爲是傳曰君子處微是

也但陽氣之說迂遠

德施普也德卽剛健中正之德德之所施者普澤及於物也重德上說爲是非德澤之德也

反復道也道字虛重反復二字反復正見乾乾意有以踐行二字作道字看盖踐行二字已解在反復字內矣

所謂九三終日乾乾者是其念所居之非其地詳於自治而重復踐行無少休廢之道也

進無咎是或躍在淵以後一步事非釋正義也本義可以進而不必於進正解或躍在淵句見所以進無

咎也

大人造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也

盈不可久也按朱子小註曰人至於盈則過高志滿而有以速禍敗矣其能久乎亢龍有悔以其盈也

天德不可爲首與彖傳下貫乎天德之始終底天德不同此天德專指陽剛二字看非元亨利貞之天德也物猶人也首先也人之爲剛毅爲果敢爲强梁爲凶暴皆陽剛之所發也以之爲物先所謂剛則必取禍者有矣足唯用九則剛變爲柔所以吉也

文言章

此篇中彖傳象傳之意元者善之長三節中彖傳大哉乾元以下四德之意彖傳以天之四德釋乾之四德此則以人之四德釋天之四德也

初九曰潛龍以下至乃見天則中象傳之意

說者皆云文言以元亨利貞就當仁義禮智四字看此說非也文言本旨重在以人德釋天德元亨利貞四字昭揭是天德善之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四句是仁義禮智也如云元者人之仁也亨者人之禮也利者人之義也貞者人之智也本義甚明白但讀者不及體認耳其於元亨利貞四字悉以天地生物

之德釋之至於善之長處便曰於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嘉之會處便曰於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一直說下不復以他字隔斷之分明以善之長爲仁嘉之會爲禮義之和爲義事之幹爲智也

仁何以爲善之長也蓋人有此生卽有此心有此心卽有此仁得之最先而兼統乎四端包羅乎萬善故曰善之長也然則天德之元非在人之仁而爲衆善之長者乎

嘉之會言衆美之所聚也禮何以爲嘉之會蓋禮者天理節文人事儀則無太過無不及其綱領節目纖

悉具備善盡善而盡美者也司馬溫公曰禮之爲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治政成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綱紀正此可見禮爲嘉之會也天德之亨非在人之禮乎

義有分別有嚴殺若幾於不和矣然凡事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各安其分之當然無所乖戾矣義有不和乎以一家言之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而各止其所則悖逆之非無有是義行於家而和也以一國言之君

君臣臣貴貴賤賤而各安其分則僭迫之失不作是義行於國而和也然則天德之利非在人之義乎

智爲事之幹何也智者知之明行本於知也人惟智焉則一點虛靈有以知正理之所在而事之或大或小或常或變皆由此而立矣非事之幹而何哉

此處不可露出固守意道在下節

體仁二字玩註亦有工夫長爲斯人之長也猶孟子所謂民父母也長字非用力字此句註意甚明白

會者衆理所聚之處上節嘉會字正指理此嘉會字在人身上說上節嘉字無工夫此節嘉字有工夫誠

以舉一而廢百得此而失彼皆非嘉會也君子嘉其所會則小而事物細微大而君臣父子處之皆盡其善近而修身齊家遠而治國平天下施之各當其可是則所謂嘉會矣寧不有以合禮乎蓋理也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無太過無不及天下之至實者也君子能嘉其所會則與理為一而無少扞格矣故曰合禮本義云無不合禮無不二字自會字上說下來

義上於嚴若不和矣然君子能使物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則名分既正而恩意自洽分守既嚴而心志斯

乎何有於乖戾而不和姑自一家論之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而各得其所然後藹然恩愛之相孚是一家之義和矣自一國論之君君臣臣貴貴賤賤而各安其位然後翕然禮讓之相與是一國之義無不和矣故曰利物足以和義

天下無理外之事亦無正外之理人雖知之不明而守之不固不能以立夫事也今也知正理之所在而能固守之是則明足以有別而不混於是非毅足以有執而不撓於利害天下之事由此而立矣故曰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之者字當重看言君子是行此四
德底君子上就寓至健不可於行此四德者之下入
至健意
由君子體仁長人嘉會合禮利物和義貞固幹事而
觀之然後知君子人歟至健而不屈於物至剛而不
撓於柔也爲能行此仁義禮智之四德者使非君子
之至健則無以行此所以文王之彖不曰元亨利貞
而必曰乾元亨利貞以此故也
初九潛龍勿用一節是夫子申象傳陽在下也之意
龍德而隱爲此節之綱領自不易乎世以下皆是言

龍德而隱不易乎世者傳所謂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易也不成乎名者傳所謂晦其行不求於時也遯世猶言亂世也遭世不偶而亦無悶焉不見是人不是之也與時舛錯而亦無悶焉時乎道焉可行而爲樂之時也彼則出而行之然其樂行之操確乎不可拔非若世治而無可行之道者可比也時乎道不可行而爲憂之時也彼則違而去之然其憂違之操確乎不可拔非若世亂而無能守之節者可比也由是觀之非初九之有是龍德安能如此信乎其爲潛龍也不易乎世四句散說樂行憂違二句平看此是聖人

推初九之爲人立心如此不可以爲初九之隱而於樂行一句便輕看確乎不拔承樂行憂違二句潛龍也通徹上

九二曰一節是夫子申象傳德施普也之意龍德正中猶上節龍德而隱句法自庸言之信以下是著其龍德而正中之實正在化字上見德博以上皆在龍德上說

所謂九二之龍德而正中者蓋言九二具聖人之德而適當正中之將也彼初潛四躍皆非中也二則下出乎初而已奮於潛之上上遠乎四而未寓乎躍之

墟是蓋脫迹於草茅而但未居天位者耳非正中而何何以見之誠以九二聖人也若無待於謹言信行閑邪存誠也彼則庸言亦信庸行亦謹防閑其外誘之邪以存其固有之誠蓋盛德之至而無斁亦保也不特此也彼其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可謂善蓋於一世矣然猶不自滿假而無少誇伐謹信閑邪之念常存也凡若此者皆所謂九二聖人之龍德盛充積極盛溥博深厚而非一才一藝者可比矣故人之得於觀感者莫不遷善敏德舍舊從新上有以化乎君下有以化乎民也然則易乾之二爻曰見龍在田利見

大人信乎九二有君人之德而特未居君人之位耳

九三曰一節是申象傳反復道也之意忠信在心言

脩辭立誠在事言忠信與脩辭立誠是進德脩業之

功曰所以進德所以脩業猶言如此去進德脩業此

時德未便進業未便居到可與幾可與存義時德已

進業已脩矣本義謂知至至之進德之事是進了德

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是居了業之事

忠信二字不可拆開看只是一誠心而已脩辭便立

其誠也一直說辭非平空底說話乃是以所行之事

而見於辭謂之脩益不輕於言行得底便言

知至與至之平看知終終之亦然自斯理之至善而言曰至自斯理之歸宿而言曰終至與終一理而二名也非至之外別有所謂終也至之與終之不同至之自此至彼之謂論語所謂知此而心必之焉是也終之是終於此而已之謂大學所謂必止於是而不遷是也可與幾可與存義此二句是許與之詞猶論語可與共學可與適道句法言其學之所至如此蓋幾乃理之未形而有以見之是其知之明也學至於此非德之進而何義乃理之一定而有以居之是其守之力也事至於此非業之居而何

居上居下不可謂九三居下之上自其在下者而觀之九三則居下此說非也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其位由隱而漸至於顯也果如是說則以九三專爲居下之上者矣不及進而爲四之躍爲五之飛也還當活看爲是居上位居五之君位也在下位就在三位上說也

君子進德脩業爲此節之綱領自此以下皆言進脩之事理得於心之謂德人不忠信則苟且以自欺安能進德乎今也主於心者發已自盡而無一念之不實則是以實心而求實理理之在我者可以日造於

盛大矣非所以進德而何理見於事之謂業人不能
脩辭立誠則言行不相顧安能居業乎今也見於事
者匪言勿言必可行而鑿鑿皆實則是以實心而行
實事理之見於事者可以守而勿失矣非所以居業
而何德業之所由以進脩如此是故君子之欲進夫
德也必即事窮理以求知乎斯理至善之地又內主
忠信求以至之務詣其地而后已焉是則誠明之茲
進固可以占其識微之見矣寧不可與幾乎可與幾
德之進也君子之欲居夫業也必格物致知以求知
夫斯理歸宿之地而又脩辭立誠求以終之居其所

而不遷焉是則造詣之既深固可以諒其可貞之守矣寧不可與存義乎可以存義業之居也君子進德脩業如此則在我者重而外物輕矣是故使其尊居夫上位歟則唯知德業之為美不以富貴而驕也使其阨窮於下位歟則唯知德業之當脩不以貧賤而憂也由是觀之九三之所以乾乾然因其時而惕者蓋以進德脩業故也然而可上可下不驕不憂雖處危厲之地而抑何咎之有哉

九四曰一節申象傳進無咎也之意自上下無常至欲及時也皆在九四心上說上下無常進退無恒是

九四或處而其所以或者蓋以其德已進業已脩欲及時而進也此句甚重故無咎在及時而進上見不可說既有進用之具而又得進用之時所以無咎如此則與象傳之意悖矣

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九四之或也然其所以或者豈有詭譎邪枉之行離群絶類之爲哉蓋九四之君子德已進業已脩而可進之具已備矣乃舒徐容與欲及可爲之時而進焉夫九四進欲及時而不輕於進如此故其進也進必以正自足以履帝位而君天下矣果何咎哉

九五曰一節申象傳大人造也之意自同聲相應至聖人作而萬物覩明人之利見乎聖人本乎天以下明人之所以利見乎聖人也

同聲相應二句泛指物言若臨川之說是也水流濕即水就下也流謂聚而歸之非流行之流火就燥即火炎上也龍之興也則噓氣爲雲而雲從之虎之吼也則震怒生風而風從之其曰龍陽物而雲陽氣故雲從龍虎陰物而風陰氣故風從之此說非也葢龍之氣噓而爲雲虎之氣吼而爲風有以感召在天之風雲也彼以雲專屬陽而風專屬陰則非矣以上六

句輕不過引起說而歸重於聖作物覩一句
聖人作而萬物覩只是言聖人尊居帝位天下之人
凡上而公卿大夫下而民庶皆利見之世豈有明天
子在上而人不願見之哉不必用布德施惠新天下
之耳目等說而其所以致人利見則在下面方說出
本乎天本乎地非以物之生言蓋陽性動動物得陽
氣之多故曰本乎天本乎天者其首則昂然而向上
如靈爲人蠢而禽獸皆然也陰性靜靜物得陰氣之
多故曰本乎地本乎地者其首則俯然而就下如天
而草喬而木皆然也則各從其類承上說來言覩上

親下無非各從其陰陽之類也然則聖人人類之首人豈不利見之哉

上九曰一節中象傳盈不可久之意重在賢人在下位而無輔一句無位無民不過在上九爻位上說凡易中上爻皆無位無民上九居無位無民之地而乃過高志盈賢人不來輔之是以動而有悔也

潛龍勿用下也以下亦申象傳之意

陽在下也在卦畫上說下也在卦位上說是初字立意亦當貼人事說爲是

時舍也舍止也九二大人之德雖已著而大人之位

尚未居時止於下也

行事也傳曰進德脩業也處危之道當然也

自試也未遽有爲試可而後進所以或也

上治也經文是治字直吏反本義換作平聲是有作

爲意在內故曰居上以治下

窮之災也窮字照亢字是上九之過高志滿也災字

照悔字上言用九而此則曰乾元用九何也此又以

君道發明用九之義乾爲萬物之首有君之象元爲

統天之德則君德也乾元用九君道剛而能柔也夫

君德雖以剛爲主而尤患於過剛唯剛而能柔吾知

神武中有仁厚威嚴中有寬和不任察爲明以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順也不偏聽獨斷以債天下之事而天下之事理也不自作威福以虐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人相安於生全也天下其有不平乎天下平上要不過於剛意講不可以剛柔竝說

陽氣潛藏傳曰方陽微潛藏之時君子亦當晦隱未可用也天下文明言九二雖不在上位而天下皆被其德化所謂人人君子而比屋可封者是也非文明而何不可說天下被文明之化

與時偕行言九三時乎處危地也豈可縱欲以自安

乎所以當憂懼厲寧而自治不懈也故曰與時偕行
乾道乃革以卦體言乾道之離下而上變革之時也
在人則爲有可遲之機矣乃能自審而不進焉所以
或也
位乎天德陽剛中正即天德也以是聖人之德而居
聖人之位是位乎天德而德與位稱故曰位乎天德
也
與時偕極居卦之上時既極矣於此而亢處時者亦
極也乃見天則本君道以見天道也暑往而寒來陽
舒而陰慘是剛而能柔天之法也而君道剛而能柔

實有以見之重君道上說一說專主君心之天則言
玩本義天之法句分明兼天道說
乾元者始而亨一章中元者善之長一章之意君子
以成德爲行至其唯聖人乎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
意
乾元者至性情也論四德之流行乾始一節論四德
之統於一元大哉乾乎一節言四德雖統於元而實
本於乾也六爻發揮言乾道之具於易也時乘六龍
一節言乾道之體於聖人也
乾元者上大含只有亨字在内乾元與利貞專在天德上

說始而亨及性情在物上說天德不可見而生物則可見卽物以明德也

所謂乾元者果何以見之方其一氣之絪緼也凡天下之萬物得其氣者端倪未幾而化機卽暢胚胎方肇而生意卽形未有始而不亨者也天德之元亨於此可見矣若夫利貞者果何以見之誠以萬物當收歛歸藏之時實理具備而生生之意已涵於斯太保保合而化化之機已寓於此是所謂性情之實也天德之利貞不於此可見乎

性以理言在内者也如果核之仁便是情則以發於

外者言如爲萌蘗爲枝葉爲花之類是也此性情二字當粘住說性中就寓得有情故本義下一實字以括之

乾使能以美利利天下言乾以一元之氣而資始乎萬物長養乎庶類使之大成大小成小而不相假借不相妨奪是以美利利天下也然其所以利天下者歛神功於若無泯化機於莫測而不可名言焉是則始者元而亨者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四德之流行皆統於一元如此乾之元不其大乎

始字上含元而亨意利字在利天下上見貞字在不

言上見大哉乾乎只空說下二句便見大其體極天下之至剛而堅强不屈其用極天下之至健而流行無間用之行也無太過無不及豈特至健而已哉體之立也不偏於此不倚於彼豈特至剛而已哉不特是也其所謂剛健者又純然不雜於陰柔而能純極其精無聲無臭之化果可得而指之耶所謂中正者又粹然不雜於純惡而粹極其精不動不言之神果可得而形狀耶乾之大如此所以能運一元而統四德也

此乾字在天道上說剛健中正是其德也純粹而且

精是其德之妙也

六爻發揮猶布列之義初無工夫六爻發揮何以旁通乾之情也蓋乾道之所以能妙一元而統四德者一本於至健而已乾卦之六爻亦純陽而至健寧不有以旁通乎乾之情也情猶聲聞過情之情實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與前不同此處就承上說下來言乾道備於六爻而聖人有以體之是時乘六龍也吾見天道之妙隱然在於聖人運用之下所以神化宜民者此也所以神道設教者亦此也豈不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之人皆在於德澤沾濡之下無久無

側無偏無黨矣天下其有不平平至此則乾之四德文具於聖人矣

雲行雨施二句是狀聖人乘龍御天之功而元亨利貞已該在乘龍御天一句總說不必分貼

以成德為行是以已成之德而見於事功也日可見之行如云就可見之於行在今日今日可見之行在明日明日可見之行也此二句只是論其理如此所以起下文之意隱而未見是釋潛字項潛之為言說來行而未成又項隱而未見說唯隱而未見故行而未成君子不同此君子在占者上說

天下之事功未有不本於學術也然則君子以成德爲行便可見之行也今初九德已成矣而又曰潛龍勿用何歟蓋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唯隱而未見則行而未成初九固成德但潛隱於下而行未可見故占得此者亦當如初九之潛而不可用也
學聚問辨四句是大人德之所由以成或曰聖學自然不作用力字看然以九三之進德脩業忠信立誠等句例之作用力字看亦無害之字俱指理言寬是寬大之寬非寬裕之寬也
理散於事物非學無以聚也九二君子則博學於文

以聚此理於心焉理惑於異端非問無以辨也九二君子則審問於衆以辨此理之是焉自夫心之不寛則無以居此理也九二君子則方寸之間廓然有容不以一私自隘而執德之弘矣理不由此居耶自夫心之不仁則無以行此理也九二君子則靈臺之內渾然天理不以一私自累而踐履之篤實矣理不由此行耶凡此四者皆九二德之所由以成也然則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信乎九二雖未得君位而有此君德也謂之大人不亦宜乎

九三重剛不中以性體言蓋過於剛而不得其當者

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以所居之地言即居下之上也五居天位而彼在五之下故曰上不在天二居田位而彼在二之上故曰下不在田是則尊居民庶之上者也以重剛不中之人而居民庶之上正處危地之時也因其時而惕即前與時偕行之意雖危無咎者能憂懼如是則所行之必由夫道而可以無過剛之失雖處危地抑何咎哉

九四剛而不中亦以性體言九四可用剛者也而又居柔是雖剛而未免有不果之意不善於用剛者也故曰剛而不中

上不在天三句亦以所居之地言即居上之下也上不在天居五之下也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居二三之上也所謂天子之下一人而已者是也此時可進也顧乃剛斷不足所以或之或之者何也蓋方寸狐疑唯恐蹈妄進之非而舒徐容與自試其可也九四之能審於進用如此吾知其進必以禮果何咎哉

夫大人一節釋大人之所以當利見也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無非道也大人能無私與道爲體故無往而不合焉

大人之所以當利見者何哉以其有大人之德也何

以見之誠以莫大於天地日月四時也莫大於鬼神
也而大人之德悉有以合之彼其渾然至公而不蔽
於有我之私粹然無妄而不梏於形體之小蓋與道
爲體也是故道之覆載而爲天地其德則易簡也大
人之易簡理得有以合之道之運行而爲日月其明
則以照也大人之明照四方有以合之用舍行藏之
當可一春夏秋冬之不忒也道之在四時而爲序者
不有以脗合之乎慶賞刑威之得宜一福善禍淫之
不爽也道之在鬼神而爲吉凶者不有以默契之乎
至若道隱於無而未關天固有所未爲也大人則造

端托始先乎天而爲之如制器尚象萬世永頼也天何嘗違之耶道顯於有而可行天固有所已爲也大人則繼志述事後乎天而奉行之如惇典庸禮一念不渝也何悖於天也夫莫大於天也天且不違乎大人而况於人豈能違之哉所謂天下歸之者有矣况於鬼神豈能違之哉所謂百神是依者有矣由是觀之大人之當利見也不亦信夫

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如宫室衣服舟車門柝書契之制皆天之所未有者無非聖人竭一已之聰明以爲之便是先天然而天下利之萬世行之

蓋理之不可一日而無者便是天不違後天奉天如三綱五常之禮此天之所已有者聖人則后乎天而奉行之故曰後天而奉天天時奉天時不可謂奉天時行時字便在天字内說出來即所謂理也天且弗違一句只頂先天說下來

亢之為言以下三句正解亢字本義以過於上而不能下解亢字亦此意也進退以身言存亡以位言得喪以物言知進不知退是昧於持守變通之道也所以動而有悔也其唯聖人乎三句言聖人雖處亢而不至於亢也知其理勢如是者知進有退之理進而

思退也知存有亡之理存而不忘亡也是謂處之以道而不失其正若此者豈常人能之其唯聖人乎至明足以察其機至健足以致其決有變通之術有持守之道而不使至於亢者

坤卦

元亨自坤道之順上說來言人能卑順以自處則無往不遂故曰元亨利牝馬之貞是勉其當順而健也蓋坤乃順之至順之至則順而健矣順而健非順而又健也朱子曰順而健是守得這柔順亦堅確蓋言柔順之德當始終不渝而守之固是欲其順到底亦

如坤順之至也牝馬二字只當得順健二字看牝馬陰物而又行地無疆則順而健矣健乃順中之健也自君子以下皆言順健底事陰之道不先而後也故君子有往先則迷後則得而主於利陰之方不東北而西南也故君子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也要之大抵能安於順健之正道則得吉也安貞吉通繳上不先而後不東北而西南也便是安於正主利得朋便是吉此前輩之說也愚玩大抵二字泛說較有味

主利當連後得一直說來後則有所得而主於利也

玩本義便見且孔彖不說主利而只曰後得有常可
見主利就在後得之内也無疑矣

彖曰至哉坤元

萬物資生二句不可兩平看是一直意言萬物皆資
坤元以生而其所以資生萬物乃順承天施而已乃
字當重看資生者成象於絪緼之餘成形於妙合之
頃也

坤厚載物以德言非以形言故下文便曰德合無疆
含弘光大便是其載物之德合乾之無疆者也此段
是即地道之亨以明坤之亨也坤之德至順極厚而

無所不載其德則有以配乾德之無疆焉天覆地載
而相爲悠久也故以其載物之德而言之兼收竝蓄
而優優乎充足有餘無物不有也其德之含而且弘
何如光輝宣著而浩浩乎周徧無涯無物不然也其
德之光而且大何若坤之德如此所以品物在其持
載之中者皆咸亨也
含弘光大四字而二意也含者弘而光者大也
牝馬地類固足以見坤德之柔順行地無疆尤足以
見坤德之柔順而利於貞也柔順而且利貞焉是其
雖順承天施而卒能代之以終其事雖承天時行而

卒能賛之以成其功順而健者也君子之所行必一
順自持堅固不易亦如坤之順徙乃可也
先迷一節只正釋彖意爲是彖辭所謂先迷何也失
其彖順之常道也後得主利何也能順以自慶而得
其常道也西南得朋以其與類行也東北喪朋以其
不與類行也然反之西南則終有得朋之慶矣如此
講爲是說者皆云君子所行如坤之德則其占雖先
迷失道而后順得常此蓋惑於本義則其占如下文
所云之說决不可用
乃終有慶非什東北喪朋之正意也聖人所以云云

何也言西南得朋之以類而行則東北喪朋之不以類行也可知矣故不復什而但曰乃終有慶亦開物成務之意也

安貞意在無疆上地順也無疆順而健也順而健則安而且貞矣此專以地德言不可以無疆爲地德之大不曰安於貞而曰安且貞何也此人道地道之所以分也在人則爲安於貞在地則爲安而且貞自然之安貞也天覆地載相爲終始古往今來相爲悠久地德之無疆一安而且貞耳君子安貞之善豈不有以配之體易至此與造化一矣厚德載物厚其德以

載物也物兼人物言在人如老安少懷在物如鳥獸魚鱉咸若是也

高下相因方見地勢之順無竆言地勢只管高下相因得去無有終竆天下地大勢是如此此句正切重坤之義極厚而無所不載句爲厚德載物而言也地惟至順極厚故能載物君子之德厚亦能載物也

初六一陰始生於下在事則爲惡念之方萌在人則爲小人之始進其端甚微也其勢必至於延蔓而不可遏故聖人發履霜之義言履霜者當知堅冰之將至也霜頻寒之始冰堅寒之極也始則必至於極也

占者可不防其微而使之至於極盛哉

馴順習也玉篇云馬始御而順習言陰之初生也使不爲之防而日就月將順習其道則勢必至於盛而不可爲矣不猶履霜而至堅冰乎

六二柔順中正自本爻言得坤道之純對各爻言坤是純陰一卦諸爻皆不中正五雖中亦以陰居陽唯六二居中得正爲坤道之最純者不可以直方大爲得坤道之純

存諸心者渾然至正而無少邪曲內何直也發於事者截然至當而不可移易外何方也既直且方則內

外兼備體用兩全抑何大也六二之德如此皆是原於自然不假學習而直者自直方者自方大者自大何所不利乎不利不習在直方大上說

直以方也是一直意重方字上方多於動處見之曰用酬酢人不能以不動也六二之動豈徒然哉實本於中無私曲之邪而隨事順理因時制宜有本然一定之則也非直以方而何哉既直且方大可知矣

地道光也亦在人事上說地道卽坤道也六二得坤道之純者也

六三一爻在含章可貞截含章與或從王事相應六

三本爻之象也可貞與無成有終相應聖人戒占之意也可貞以守非爲六三說爲占者說也戒占之意於此句尤見無無成有終不可平看重在有終上故本義曰始雖無成而後必有終無成者始而含章也有終者或從王事也

一說無成應含章可貞說有終應或從王事說則當以可貞屬六三而不見戒占之意且以無成與有終平說則與朱註相悖矣

以時發也發其所含之章也發字與含字對看

智光大也依程傳兼無成有終說爲是

坤六四過於柔弱之人故曰重陰不中不中者柔之不得其當也愼而無禮者也唯其過於柔則無有爲之志而凡事只謹密自守不肯輕爲故有括囊之象吉凶悔吝生乎動既無所爲則無咎而亦無譽矣

六五黃裳主君說中字照黃字順字照裳字以其居下體也中順二字諸家皆依文言拆開說然以愚玩之黃裳一物也黃者裳色之黃也然則中順固一德也中者獨非順而得中者乎蓋人君大柔則人將易而無備也唯順而且中焉則凡居上臨下之際所以自卑而尊人降志而屈身一出於中道此則君人之

美德也象諸人所服之黃裳而煒然可美焉占曰元
吉君德如此則内不失已外不失人而爲大善元吉
在君身上非治功中順重見於外者言充諸内只引
起說故象曰文在中也推本之論也
不曰德在中而曰文在中何也文以德之見於外者
言有此德則有此文也此德之在中此文之在中也
五以中順之德充積於中則夫光輝於充實之餘英
華於和順之後也宜矣象爲黃裳而得元吉者非此
歟
曰龍戰於野則君子固君子而小人亦君子也勢相

敵而其稱謂無所別矣曰其血玄黃則君子小人之
分終不可沒也亦聖人扶陽抑陰之意其道窮也傳
曰陰盛至於窮極則必爭而傷也
利永貞本義云即乾之利貞也陰柔不能固守變而
為陽則能永貞矣曰利永貞為占者言也故曰戒
以大終也陽大陰小始初是陰柔後則變為陽剛是
以大終也所以能永貞也小象專自用六說全無戒
占意
坤文言說者皆云什貞利亨元之義欲與動剛德方
上俱以貞時事講決不可取蓋動剛德方一節重在

什順健意故曰釋牝馬之貞貞字亦輕且既說什貞利亨元後面坤道順乎之下朱子何不曰復明元義而曰復明順承天之義後得之下朱子何不曰復明利義而但曰主下當有利字觀此可以見什貞利亨元之說非也大抵此章只是錯舉地道以明坤彖傳之意也

至柔至靜俱在坤德上說不可以形體言純陰無陽坤德極天下之至柔也然動則剛焉默運化機不可屈撓也資生萬物羣然畢達也其剛也何如至簡不煩坤德極天下之至靜也然德則方焉隨物付形確

然不移也因物成就裁然有定也其方也何如曰至柔至靜順也曰動剛德方順而健也牝馬貞之義於此可見矣本義謂柔順利貞坤之德也玩此則至柔至靜當主德說爲穩

後得主利而有常以前后節照之當依程傳主地道說爲是傳曰陰之道不倡而和故居後爲得而主利成萬物然是道也亘古今而不易也故曰有常

含萬物而化光即翕聚發散之義不可以坤體言化光以化功言也

承天時行者順也非此外別有所謂順也傳曰承天

之說行不違時贊坤道之順也

積善之家一節程傳備矣其所由來者項上說下來由辯之不早在君父上說

直其正二句重在什坤德上非是說坤德之具於心也君子敬以直內二句是即君子之學而著其德之所以能直方也義以方外之義字即上義字在心上看不可在事上看故曰義形而外自方

渾然在中湛然虛明而無一毫之偏倚此心本體之正也六二之直其此心之直乎隨事順理因時制宜而有一定之權度此心裁制之義也六二之方其此

心之義乎此二句只是什坤德夫坤德之直方者如此六二果何以能至是耶誠以君子人敬方寸之間主一無適整齊嚴肅而無一毫之怠忽則天理昭明人欲淨盡而中無邪曲矣敬立而內有不直乎君子人敬方寸之間能隨事順理因時制宜而有一定之權度則形皆當可動皆合道而確不可易矣義形而外有不方乎敬義既立則內外交修體用兼備德之具於已者日造於盛大而不孤矣不疑所行程傳所謂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當也

坤三爻之所不足者只是一箇陰而有美而含之者

此陰也從王事而不敢成者亦此陰也以從王事是以章美之德而從王事也陰雖有美德含晦而不露雖以是美而從王事亦不敢居其成功是何也地道之當然也地之道順承天施而其成物之功則在於天也豈特地道為然推之妻道臣道亦然妻之於夫臣之於君一皆以順為正而不敢居其成者也夫地道雖曰無成而實能作成萬物收造化之全功代天以終其事焉六三之所以無成而又有終者以此

黃中通理中德在內融會貫通而有條理之可觀也通理不可平看通者理也如仁義禮智之德貫通於

內然仁主於愛義主於宜禮主於敬智主於別便是
理正位居體居尊位而能下人也
美在其中者言中德之存於内也此什上黄中之義
暢於四支者言中德之暢於四肢而能卑順以下人
也此什居體之義不特此也是中德又發於事業而
巍然煥然有以經緯乎萬方也美之至也通繳上美
德之存諸心形於身而施於事故曰美之至也下美
字即上美字此節重在說中德暢於四肢不可說順
德之暢於四肢
陰疑於陽一段只是舉爻辭而逐字什之散說無相

申意陰本不可與陽戰也謂之戰何歟上六陰盛之極其勢與陽而均敵所以陽不能保其常尊之勢陰不能安其本然之分而必與之爭也龍陽物也坤本無陽若不可以稱龍矣然坤雖無陽陽未嘗無謂陰之疑於無陽也故稱龍以見陽不可一日而無焉血陰屬既欲存陽若不可以稱血矣然陰雖變陽而陽生於陰是陽雖存而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以見陰道尚存而未盡焉至若玄黃二色令合玄黃而言者何哉言陰陽兩敗俱傷雜而無別莫辨其孰爲玄孰爲黃也然陰陽定分終不可易天終是玄地終是

黃也

屯卦

彖意重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上二句是盡處屯之道下一句是立治屯之主勿用有攸往便是利貞二句一直意說下來

元亨是本其居險能動之卦德而言其可以元亨也此時還未曾元亨利貞二句言其當此之時只宜居易俟命正道是守不可起僥倖苟免之心而遽有所往也細玩元亨字輕只帶過說大意謂居險能動可以元亨矣然動乎險中所宜以正道自實而不可有

所性也

利建侯初九以陽下陰以賢下人之象成卦之主有君之象必如此人方可濟屯也故筮立君者遇如初九之人則當建以爲侯以濟屯也此利建侯與初九不同初九言占者如初九則宜建以爲侯一在他人言一在自巳言

剛柔始交而難生在震坎二體上說不可如中溪之說震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是爲剛柔始交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是爲難生難生亦在剛柔上說不可在物上說剛柔始交而難生即本義所謂乾坤始

交而遇險陷也天地之氣方交忽然閉塞而不行是謂難生也本義所謂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是解屯字意讀者不察遂揭以解難生甚非

動乎險中大亨貞此段重在釋貞字能動可以亨矣然動乎險之中猶未離乎險也所以雖可以大亨而尤宜於守正也玩此則大亨二字輕而勿用有往之意已在利貞内也可見矣

雷雨之動二句是天下未定名分未明之象宜建侯而不寧是兩意程傳曰雖建侯自輔又當憂勤惕長不遑寧處也但自輔之說未明終不如朱子語錄之

說以爲當此擾攘之時不可無君故須立君終不遑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爲不可安寧方可雲在上而未雨雷在下而未聲此雲雷之屯也故名卦爲屯經綸二字是假借字義經以引之方去治屯時大段去做到綸以理之逐件去做如正名分立綱紀制井田設學校是經也正名分必要使秩然文理之可觀立綱紀必要使燦然條理之可羙制井田也而經界之講畫立學校也而科條之具備是之謂綸也經綸二字當拆開看經有先整其大綱也綸者次理其節目也亦有先後之序

盤桓居貞及侯字初九本爻之象曰利居曰利建聖人戒占之辭

屯難之初世難方作之時也初九以陽在下是有濟屯之德而居於下位也又居動體志欲上進以濟夫屯也但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所應非人而所謂同心協力者無有矣故欲進不進而至於盤桓焉利居貞者言初九居得其正故占者宜於正道是守不可以世之多難而失其所守也利建侯者言初九本成卦之主云云有侯之象也故占者能如初九則宜建爲侯以爲濟屯之主焉

志行正也初九雖曰所應非人而盤桓難進其志固欲行所守之正道以濟斯世之屯也豈終於盤桓也以貴下賤二句是初九以賢下人爲民所歸也此所以宜建之以爲侯也作文亦當補出建侯意賢以德言非君下民之說蓋初九居下位故本義不曰以君下民而曰以賢下人

六二以柔順中正之德而有應於上亦欲上進以濟屯也但下乘初剛是逼近於剛强之人爲其所難而邅回不進有如人之乘馬且進且退而分布不齊也然初九剛明之賢豈有害於我哉正欲求我爲相親

之人以上濟夫屯耳故曰匪寇婚媾但六二則以爲我之正應者五也于是一正自守而不與之苟合至於時之可爲理之當進則進而從乎九五之君于以濟時之屯焉其象豈不如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占者得此亦當如六二之貞然后可也乘馬班如屯如邅如之義也一直說下來邅字玉篇曰轉也本義作回又按本義爲所難句照屯如邅回字照邅如不進字照班如句

屯如邅如及女子貞是六二本爻之象戒占意又在女子貞二句因象戒占也傳曰陰乃陽所求柔者剛

所凌柔當屯時爲陽剛所逼故爲難也此正乘剛之義六二之難難字去聲乘剛便是六二之患難

二五相應理之常也向爲初所難而不得相應今乃得反其常而與正應合也反復也二上進而輔五以濟屯復其常理非枉已也

即鹿無虞二句六三本爻之象君子幾以下是六三戒占之辭上無正應便是無虞此爻爲急於求利者言

陰柔居下不中不正無可進之德也上無正應無爲進之人也乃恣一已之欲而妄行以求進取困必矣

故有卽鹿無虞云云之象占者得此當見機而舍去若逐逐於功名之私往而不舍吾知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其不至於困窮而羞吝者幾希故曰往吝卽入于林中也

卽鹿無虞是其心之縱欲忘返唯禽之是從也六三逐逐於功利之私而妄有所行何異是耶

屯之六四居大臣之位而有濟屯之責者也然陰柔非濟屯之才居屯又難爲之日故不能上進以濟屯有乘馬班如之象也爲四者當何如哉誠以任賢圖治大臣之職也況初九剛正之賢居下以應於已乃

四婚媾也所當求者也為四者苟能下求初九之賢而往以濟屯則可以藉其陽剛之才而屯無不濟矣故曰吉無不利

乘馬班如六四本爻之象求婚媾以下聖人示占之意教其求初九正應之賢人以自輔也此爻之義程傳備矣

六四下求初九之賢而往以濟屯是其貞知在巳之陰柔不足以有為而彼之陽剛可以自輔也非明而何

九五以賢君而當患難之時既不得賢臣以自輔又

不得民之歸心而膏澤不下施矣故有屯膏之象夫以人君而至於屯膏吾知徒擁虛位於人上寄空名於天下君道之屯莫大於此故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尤可獲吉不正亦不吉也以處太事雖正亦凶甚言無可爲也

施未光也傳曰膏澤不下及是以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

陰柔無應是上六之才既不足以有爲而又不得賢以自輔也以此而處極屯之時果何所往哉故有乘馬班如之象泣血漣如者但憂懼而已漣淚下貌

屯極有必亨之理也上六不免於泣血之懼何耶大抵天運之回人事之盡也上六陰柔果何爲耶此其所以終於屯而不能以自存也故曰何可長也

蒙卦

蒙亨蒙者之亨也此句只空說不可入卦體意匪我求童蒙以下方以卦貼說見所以亨處重在九二身上說發蒙得人所以致蒙者亨亨字當管在瀆則不告處

蒙之所以亨者何也以發蒙之得人耳以卦體觀之九二在下而剛明六五在上而柔暗二五陰陽相應

則是匪我求乎六五之童蒙乃童蒙自求於我我在我無往教之失在彼有求教之誠如此而蒙有不亨乎至若九二以剛中之德而能發人之蒙有初筮之誠者則告之有再三之瀆者則不告因材而篤告之有節也如此而蒙有不亨乎夫蒙者之能亨如此然明者之所以亨夫蒙也尤必啓以聖賢之正道而不雜以異端之非乃所宜也使不以正抑何貴於亨哉

本義兼蒙者說示人占法非蒙彖正意

亨即本義所謂可亨之道也剛中之德是也行字當發人之蒙者時中者即下文待其求而后應之待其

誠而后告之也此句模下意講志應重五應二上不可說二五自相應說者謂五有求教之誠而二則上應以教之爲志應亦通以剛中一直意以剛而中所以能因人施教告之有節中意尤重瀆蒙傳曰求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爲繁瀆故曰瀆蒙也

聖功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外乎一正耳蒙而養之以正非作聖之功乎養正便是作聖之功不可說基於此擴充意亦不可用

山下出泉本義謂泉水之始出者此句便寓蒙意人

之始生爲蒙故水之始出亦有蒙象必行有漸指水
言本義出此句正欲爲果行育德之張本果行育德
果行以育德也蒙卦六爻俱是戒占之辭初六蒙也
發蒙者明則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在利用刑人而用
說桎梏若徃而一於刑之則吝重用說桎梏一句
爻中刑人桎梏只假借字義不可泥二句又不可對
看在用脫桎梏一句玩本義𥚃懲暫舍緊粘着直說
下來下面以徃吝皆是言桎梏不可不脫可見重此
句即書敷教在寬之意也
發蒙言占者遇此當發初六之蒙初六二字俱有蒙

意六陰爲資性之昏庸居下則志趣之卑陋故曰蒙之甚也發蒙之初欲其收放心養德性故宜威之以刑然又不可一於威之又當寛裕以待使其優游浸漬以漸而入故曰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也若一於痛懲之而不舍吾恐鞭朴日加而昏蒙日甚所謂教之而弗喻引之而屢遠者有矣寧不可羞吝也

九二重在有剛中之德以之包蒙者此也以之納婦克家者此也納婦克家俱是包蒙上說來即上統治群陰當發蒙之任之義吉字在本意上說吉爲是說者皆在象上取言遇納婦則吉克家則吉但本義之

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云云分明在包蒙及以陽受
陰居下而任上事上説群蒙之性不一也悉能有以
包容之則有涵育薫陶之美而無取必太過之非非
吉而何以陽受陰則凡群陰在吾教育之下有納婦
之象也所謂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矣不亦吉乎統
治群陰而當發蒙之任人君之事也而九二能任之
是爲居下位而任上事不猶爲子者而能克治其家
乎占者如此吉可知矣

剛柔接也重五應二上程傳備矣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乃柔邪之人狥利而忘身者也

見金夫有不躬之女也夫人之一失其身萬事瓦解用之何益耶故占示曰勿取用女
行不順也見金夫不有躬也本爻意在后繳
蒙者賴明者以發之也今六四既遠於二上剛明之賢而又不得所親者則所以啓廸輔導之者無人矣志應日趨於汚下終亦必蒙而已矣故曰困蒙吝象曰獨遠實也遠於二上剛明之賢也
六五童蒙卽彖辭所謂童蒙也柔中居尊有下賢之德也下應九二能下賢也此所謂二不求五而五自求二也故能聲色不留於聰明淫慝不接於心術而

唯九二之賢是親于以資其剛明之德以啓廸之也象之童蒙焉純一未發以資於人也占者如是則智識日造於高明問學日至於廣大何吉如之象曰順以巽也言六五有柔順之德而能降志屈身以卑巽於九二也不可如程傳平說

上九以剛愎之性而居一卦之上故其治蒙也過於剛猛所謂利用刑人而不能用脫桎梏者也故有擊蒙之象聖人戒占之意以爲上九之治蒙過剛用以爲蒙者之害則不宜所謂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爲之害是也用以正蒙者之害乃所宜所謂捍其

外誘以全其貞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爲得宜是也取

必攻治及嚴密字皆剛之所發上下順不可兩平說

玩禦寇以剛還重上人說言上之人得發蒙之宜而

下之人亦不終於蒙也

上九擊蒙擊他人之蒙也初六發蒙占者發初六之

蒙也擊蒙字在九字來本爻之象也下二句戒占者

需卦

需彖重孚貞二字光亨以心言利涉以事言九五坎

體中實陽剛中正爲有孚得正之象故占者於凡事

之當需也安於義命而誠實以待之則方寸之間無

私意期望之心自然光明而洞達矣又必使所需之事一本於天理人心之正而不以智謀功利參於其間則踐履不斷而行與吉會雖以之而處乎變亦無不宜也

彖傳什需字正意只在險在前也二句上其義不困窮矣程傳曰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也故夫子贊之云云　位乎天位只當九五字看重在正中正有貞之義中有孚之義故占者於事之當需能孚則光亨貞則吉也

往有功也兼得正能待意爲是得正則皆合理能待

則事不妄爲故往有功此句不可在利涉上講

飲食宴樂飲食以宴樂也

需爻郊沙泥血穴俱在爻位取以所處之爻位與坎體遠近取象也初與坎險最遠故有需于郊之象恒字自九字說來曰利用恒爲占者言也占者當去險最遠之地能健以自守常於其所而不動則不妄行以取困不躁進以犯難故曰無咎不犯難行也傳曰不犯冒險難而行也未失常也恒者需道之常也能用恒則未失需道之常也

需於沙小有言是近險而有小災之象也二句皆在

漸進近坎上說來小有言小害也若寇則害之大者

此句在需于沙生得來人處近險之地不免於小害

矣然有剛中之德而不躁進則雖有小害而終吉也

不陷於險也衍在中也衍字在剛中上生來人惟剛

而得中則能寬衍自處而不急躁中字就所處之地

言即爻位之中也言其寬裕以處於此而不急進也

能如此則雖有小害而以吉終也此是一直意說下

來說者以剛字當衍字看言衍在中即以剛居中非

也

需于泥者愈近於險也致寇至過剛躁進而陷於險

也二句皆是九三之象傳曰泥逼於水也故去險愈近爲需于泥

災在外也外卦坎險之地三切近之故曰災在外也敬愼不敗要講出需字意爻辭曰致寇至彖曰自我致寇咎其過剛不中也

血與穴猶刑人桎梏句法不可泥六四已入在險地然有柔中之德乃能順以從時不兢於險難故雖在險地而終得出也故曰需于血出自穴順以聽也言六四有柔正之德故能順從以聽夫時不行險僥倖以圖全也其出自穴也不亦宜乎本義需而不進即

象傳順以聽意

需于酒食只是安以待之之象此爻重在德上九五備陽剛中正之德而居尊位當需之時於凡事之宜需者唯安意以待之不挾私妄爲故有需于酒食之象此則九五之貞也占者有九五之德亦能如九五之正固而不妄有所爲則不求功而功自成不求利而利自得故曰吉貞固字有需意

人君所當需事亦多如禮樂之未興教化之未洽外變之未寧皆是唯在有德之九五故可需

以中正也有德而需所以吉也

上六有三象本象以示占也入于穴在上字取象不速之客在應爻取象敬之在六字取象此爻言人處患難之極然於非意之來而能敬以待之則可賴其力以出險故曰終吉

不速傳曰不促之而自來也

訟卦

訟字在卦德上有三義孚窒惕中大人不利涉本義所載象明白不必具述有孚而窒真情不能以自白也人之訟大抵如此此句言致訟之由惕中吉者言人能知訟非美事憂懼自處不肯去訟是曰是非曰

非而不敢誣罔自協于中是謂能懼而得中豈不吉
此句是處訟之善終凶者傳曰終極其事則凶也利
見大人傳曰求辨其曲直也不利涉大川傳曰訟非
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不可陷於危險也言訟者
當着實不可險詐
剛來而得中以卦下本義觀之什惕中吉一句爲是
說者皆云剛來得中則成坎體乃窒惕中之象都該
得當總釋訟不可成成字在極字上生傳曰成謂窮
盡其事也
尚中正也尚字在利見上生自訟者言非大人尚中

正也入于淵也傳曰與人訟者必處其身於安平之
地若蹈危險則陷其身矣乃入於深淵也
天與水違行不用左旋東注之說只照本義爲是方
與卦體切
作事謀始用圖厥終也較計論量常恐一利興而一
害生熟思審處常恐一法行而百弊興君子能謀之
於始如此何由而致訟哉
小有言粘終吉說下來雖有小傷而終吉也不可粘
上面小有言在不永上生來非不訟也不永所訟也
但小有言耳朱子曰此爻是陰柔之人不會十分與

人訟但只略去訟正切不永所事小有言之旨不永
所事小有言二句一直意不可平看如誠齋之說
陰柔才弱居下位卑故不永所事而但小有言也占
者如是雖有言而終吉也
九二剛居柔而得中則能安於理也上應九五而陽
剛居尊又屈於勢也故雖欲訟而不克訟乃歸而逋
避焉然所逋之邑又邑人三百戶至小之邑自處卑
約以示其無欲訟之心也若處强大是猶競也如是
則災患可免矣故曰無眚
本爻陽剛爲險之主在性體上說剛居柔而得中在

德上說不克訟是本欲訟也乃安於理迫於勢而不能與之訟故退逋

二五不可主君臣說君臣無相訟之理只以尊卑言

九二小象全是一直意不克訟故退歸而逋竄也所以逋竄何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此二句所謂一意九五勢不可敵

六二兼在陰柔上終吉者此陰柔也無成者亦此陰柔也食舊德二句是陰柔之美處或從王事二句是陰柔之所不足處食舊德只作守舊二字看不必過求六三不能訟但如此而已

守舊而無慕外之思居正而無越理之為如此則雖

有危厲而終可以易危為安轉禍為福況六三之不至於危乎本義曰雖危者本無危也小象亦是一直意六三雖其食舊德故凡事不敢自主而唯隨人則有成功而吉也

九四不克訟以其居柔也復即命以事言如是曰是非曰非不敢誣罔故曰復就正理渝安貞以心言變其欲訟之心而安於正向者頑嚚忿戾之氣蕩然不復存矣夫人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也占者如是不亦吉乎安處於正正字無理字在內猶諺所謂正當也

凡人恃其剛而終極其訟不免於有失也今九四能復就正理渝變其欲訟之心而安處於正果何失哉所以吉也訟元吉專爲占者言故象曰訟元吉以聽訟者有中正之德也或錫之鞶帶只是訟而有得之象非真錫之以鞶帶也或者且然而未必之詞言終訟無理者或然取勝而有所得終必失之也不義而得之則不久而失之也故曰非道之獲有道之憂也況以健訟而或有所能其能久乎

師卦

貞丈人兩句平看言人君用師之道二者兼盡則吉

而無咎也用師得正則爲王者仁義之師而非陰謀取勝者矣師得丈人則有持重謹畏之心而非新進誇功者矣自是可以坐收成功而無撓敗之失也故曰吉無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三句只解師貞二字之義所謂以卦體什師貞之義在能以衆正上說者謂以九居二不正也而曰能以衆正何也中則無不正也謂之以衆正者凡其所以左右乎三軍一皆仁義之正道而行一不義殺一無辜有所不爲也如是則爲王者之師而可以王矣可以王即湯之東征西怨南征北

怨武王之君子以玄黃迎小人以壺漿迎是也王命將者言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此老成之德丈人之所以爲丈人者在此也二句一直意爲將之德莫大於剛中也九二則備此剛中之德而上獲君寵之隆征伐之事甚險也九二雖行此危險之事而能除殘去暴以順夫人心焉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如此也以此老成之德而行師雖不無害於天下而民皆悅而從之也剛中而應二句作文當先以卦體卦德提起

兵出於民猶水出於地也故君子容民以畜衆容民

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使之飽衣煖食而生齒日庶凡
他日之所以敵愾禦侮披堅執銳者皆在此中出也
故曰能養民則可以得衆也容民重養上
師出以律者出師之道也此爻全在初字上立議論
言初六在卦之初爲師之始正方出師之將當謹始
而守法李西溪曰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
不可亂坐作進退皆有常節牛馬臣妾戒以勿逐此
師出以律之義也光弼河陽之勝本於靴中之刀曹
彬江南之捷本於匣中之劍行師者可不以律乎
九二在師中吉無咎者有剛中之德也王三錫命上

應於五而爲所寵任也此爻義即剛中而應也但此處要平看上是爲將之善下是得君之專本義云九二在下爲衆陰所歸深明九二有將之象此句正貼九二看不可貼在師中

在師中在師旅之中也不可說在師而有中德也王三錫命責任之專也非褒其成功也

承天寵也傳曰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專則安得專征伐之權而有成功之吉懷萬邦在王者心上說王者之任將其心惟欲大將除殘去暴以安乎萬邦之民也

六三以陰居陽才弱志剛才弱不能爲人敵志剛必欲與人敵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是不當敵者而敵之妄與人敵也以此人而行師或者有輿尸之凶

左次無咎兵家尚右右爲前左爲後次如次於某處之次猶言止也左次而居後而止不進也六四陰柔非能致勝者然以其得正故能審時勢度事宜退舍而不前如此雖無克勝之功而亦無敗撓之咎矣故曰全師以退賢於六三遠矣

田有禽利執言無咎此全在六五上取象長子帥師以下皆戒辭上是著其行師得正下是戒其任將要

尊

六五柔順而中則非好大誇功之主故不爲兵端但外敵之至不得已而應之也故爲田有禽云云之象如此則用師得貞矣果何咎哉夫用師固貴於正任將尤貴於專若使九二之長子帥師而又使二三之弟子參之則彼不得以安其位而行其志動有掣肘之患矣雖使行師得正而抑安能免於輿尸之凶哉

長子帥師二句一直意玩本義自見

充國先零之績本於宣帝之能任裴度淮蔡之功本於憲宗之能斷彼樂毅往而騎刼來廉頗去而趙括

至此燕趙之所以終不競也故曰長子帥師弟子輿

尸貞吉

以中行也以其有剛中之德也得此人而行師有不吉乎弟子輿尸非弟子之罪也任弟子者之罪也故曰使不當也使字專指六五不及九二

上六師之終師已旋矣順之極功已成矣故曰論功行賞之時大君有命傳曰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爲諸侯也承家以爲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勿用言小人雖有功不得開國承家使有爵土也傳曰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

然小人則雖有功三句本義正解小人勿用一句戒行賞之人以下又是示人占法不可作正講

師卦自彖辭觀之則九二爲將自爻辭觀之則初三四皆將也惟六五爲用師之主

以正功也正武功之等也功有大者焉斬將搴旗是也則開之以國功有小者焉奏俘獻捷是也則承之以家

比卦

比字專主九五一爻取義吉言占得此卦者則當爲人所親輔便是吉自吉字以下專主比於人者言本

義若欲比人二句自比人者言之示人占法

比彖大意謂占得此卦者則當爲人所親輔故吉然必再筮自審在已果有比人之德然后可以當衆之比而無咎如此則未比而不安者皆來比之彼執迷而不來比者自取咎耳言不得其所依也非上人加之以凶事也下順從也指上下五陰自九五而言謂之下也

以剛中也傳曰以陽剛當尊位爲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貞也盡比道之善者也卦體九五具有此義故占者必有此德始足以當衆之比

上下應也言所以不寧方來也賢君在上而人皆比
之我安得晏然而已耶故來比者此心不寧而齊皆
來比也也其道窮也言不得所比也
元永貞皆剛中所爲程傳分貼非也
建萬國親諸侯一直說下來諸侯萬國之諸侯公侯
伯子男是也建萬國如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是也先王之建萬國如此豈徒然哉使之
食其土子其人愛而富之也親而貴之也所以親諸
侯也如此則諸侯必能廣吾身之所不及繼吾力之
所不能而天下之人由此比矣故曰建國親侯先王

所以比於天下而無間也建國上便寓有親侯意

玩爻意人來比我二句則建國親侯不可用述職等說

初六爻義聖人只在初字上立意言比人之初有誠信以比人則自可以比乎人而無失矣若其誠信至於充實如盈缶然不惟無咎而且有他吉也言不必可以比人而人必來比之也無咎在自巳身上說吉言人來比我也

有孚盈缶念念皆實而無一念之不實也終來有他吉誠能動物也

六二比之自内以始仕者言本爻内外自卦體上說以人事觀之則自由家庭而觀光於上國也貞字在柔順中正上來此爻貞字與六四不同六四已仕而近君者彼其以柔順之德而比於君就爲得其正若六二以柔順中正之德自内而上比乎九五一中乎正道而不枉已不辱身是乃得其正也此是兩層意故曰自内比外而得其正非若六四一層意玩本義自見謂之吉者言其大節不壞於素履之餘大本已端於筮仕之始身出而道在必行也已正而物無不正也故曰吉象曰不自失也不自失其身也是謂正

也

六三自巳本是小人而又親比乎群小終於小人而已矣此聖人所以傷之也

人臣之德莫大於順也六四以柔居柔順之至也四居大臣之位而處近君之地能以是順德而外比於九五之君凡其所以鞠躬盡瘁而朝夕啓沃者舉不外乎此是能盡臣子之職分而爲得其正矣自是君臣道合上下志同不亦吉乎

以從上也寓正字意在内四外比於九五之賢賢雖以下從上以臣從君一出於道之至正也所以吉也

九五顯比自剛健中正來有位而無此德亦不能顯比也顯比本義云顯其比而無私重無私二字無私故爲顯比也有私則不顯矣所謂無私者不違道干譽以求人之來比不刑驅勢迫以責人之未比凡所以比乎人者一王道之至公至正而無少較計於其間其比也不亦光明矣乎王用三驅三句顯比之象也吉顯比之占也吉字不可在三驅說專主人君言能顯比如此則天下之人相忘於無反無側之人而無不來比也

位正中也王德言顯比之吉王道也位中正天德也

故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舍逆取順二句主田獵說

未徹顯比意上使中也專在顯比說

上六居上有比人之位乃首之象也然上以陰柔之

才不足以比乎下故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傳曰始

不以道終復何保故曰無所終也愚玩始不以道之

說似非無首之義

小畜卦

亨字在卦德卦體說言陽道尤足以有為密雲二句

在所畜者小上說來言陰道不能以有為也密雲二

句不可作兩象自我西郊所以密雲不雨也傳曰雲

雖密而不雨者自西郊故也西南陰方自我西郊則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雨

本義畜未極而施未行專主六四一陰說然必曰施未行者正以施字方切於雲雨之義在六四則爲事不克成而功未竟也

柔得位而上下應即本義所謂又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謂所畜故曰小畜但得位二字不可輕看曰得位見所以能畜陽也

內健則剛毅而有不屈之操外巽則順理而無非道之爲剛中志行則各居一卦之中而當事任此陽之

所以亨而不爲小人之所畜也剛以德言中以位言尚往施未行二句俱在雲雨上說後貼正意蓋陽交而和則相因而成雨今陽氣猶上進而陰不能以凝固之故不雨施未行雨施未行也自西郊而起則陰先陽倡故不能爲雨而其施未行皆小畜之義

風行天上所以爲小畜者只在能畜而不能久一句上君子以懿文德亦小畜也不過美吾身之威儀文辭而已故曰未能厚積而遠施也若厚積遠施則爲大畜矣

小畜初九重剛正上初九體乾居下得正有剛正之

德也唯其有此德是以雖與四陰爲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爲所畜其進而復於上也一由乎正道而進以正何其咎哉必得獲其進而吉也

九二重剛中漸近於陰若爲陰所畜矣唯其有剛中之德則不唯有特立之操而且無用罔之失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亦如初九之吉也言得遂其進也

亦不自失也人之進不以道不免於有失初九之復本於剛正固不自失九二之牽復本於剛中亦不自失矣所以皆得遂其進也

九三剛而不中志行邪僻之人也不能進而與之説者固此剛不能平而與之爭者亦此剛人之於中德其可少乎小畜九三之脫輻與大畜九二之脫輹輻輹二字不同何也平菴項氏曰輻車轑也介於輪轂二者之間猶今之所謂輻䙡輹軸轉也猶今之所謂車耳輻以利輪之轉輹以利軸之轉輻無脫理必輪破轂裂而後可脫一脫則不能行矣小畜九三剛而不中爲陰所畜而不能前進故取此象輹則有脫時車不行則脫之欲行則仍加以輹也大畜九二剛而得中爲陰所畜能自止而不進故取此象象意以爲

小畜之九三夬不能進而大畜之九二猶可進也
不能正室也罪九三之剛而不中也
謹按不能正室只在夫妻反目上說來方說出正意
有孚是六四之孚不可兼二陽說六四之孚在虛中
巽體上見柔順得正據其有此美德也不可以此亦
爲孚無咎不可外求血去惕出便是無咎二陽助之
因其有孚而後助之六四以一陰而畜衆陽不免於
有災懼也以其有柔正之德而又有虛中之孚誠能
以此孚誠而固結上之二陽由是得夫二陽之助而
免於衆陽之害所以血去惕出而無咎也六四不可

作小人看

上合志也即二陽助之也所以惕去而無咎也惕出則血去可知

九五居中有有孚之義處尊有富厚之力故其畜乾也能以孚誠固結乎上下如拘攣之不可解由是以富厚之力而左之右之同力以畜乎乾也重有孚雖能以心相孚而後能以力相濟也

不獨富也一直說下來九五之兼乎上下以畜乾也有孚信以固結豈特用富厚之力而已耶

六四以陰畜衆陽陽只指乾體三陽言周公所係小

畜上三爻皆取以巽畜乾之義

小畜上九爻義在上字上立議論爻至於上畜之極也既雨既處平看不可以既處亦在雨上說此句只是言畜極而成重在陰上說向也畜未極則施未行今則畜已極而施已行故有既雨之象向畜未極則能係而不能固今則能係而能固矣故有既處之象處止也畜之固也尚德載既雨既處之故也陰既畜陽之極則陽不得不尊尚陰德矣婦貞厲月幾望皆在尚德載上生來陰畜陽之極而陽尊尚之則陰加於陽矣猶以婦而制其夫雖正而亦危厲焉陰畜陽

之極而陽尊尚之則陰盛而抗陽矣是猶月幾望而與日敵則不利于君子而不可以有行也皆戒辭也有所疑也傳曰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君子安得不疑慮乎

履卦

履虎尾是隨虎後行非謂踏着虎尾也尾字當後字看玩懾剛健之後行便見語錄云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脚迹相似卦名只是以兌柔履乾剛取義和悅意在彖辭上和悅以躡剛强之後則溫柔和惠之德自有以弭其剛狠忿戾之氣所謂揖讓可化强暴是也

抑安能見傷耶如是則處危不傷而得以遂其進矣
剛中正德備也履帝位位尊也以此德而居此位則
仰不愧俯不怍果何疚耶既不疚則自然光明矣吾
知其為天下之令主為萬方之具瞻非若世之庸君
徒闇然以自處者可比矣履道之亨孰大於此哉
說而應乾本卦德之善以什履道之亨剛中正一節
本卦體之善以明履道之亨
上履道在危上說下履道在位上說不及處危意此
夫子推明履道之亨又有如此者
上下辨民志定所謂禮也故聖人以是發明履象之

義自古上下之分不明則民志不定禮由此廢而欲天下之治得乎故君子辨上下以定民志辨上下者上而公卿大夫則序爵以辨貴使尊卑有等而卑不得以踰尊也下而農工商賈則序事以辨賢使農末相資而末不得以妨農也若是者正欲公卿大夫各安其位僭擬不作而不日至于尊榮所謂八佾舞庭歌雍徹俎者在所必去也正欲農工商賈各勤其業所享有限而不至於富侈所謂墻壁文綉倡優后飾者在所必誅也君子辨上下以定民志如此所謂禮者不在此乎

定民志不可作效說辨上下以定一斯民之心志也

一直意

初九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是乃在下之賢人而當筮

仕之初也夫爲物遷在居履之初上生得來言利祿

不足以動其心也率其素履所謂養於窮者施於達

修於家者行於天子之庭也素履者何明德新民之

實學致君澤民之大道也占者如是而往以有爲

吾知其一介不苟取于而道義自守果何咎哉

獨行願也以素履之心言固欲以平日之所學者爲

用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俱主象言不可以幽人貞爲占本義謂幽人履道而遇其占是本象以示占之意不可遂認此爲幽人貞爻辭履道坦坦幽人貞方該得九二無應於上之義若只履道坦坦一句亦不見得無應也然非剛中之九二亦不能如此也

九二剛中在下無應於上是乃賢人之不遇於君也故其象爲所履坦然平易而利害之不加幽獨自處而正道之是守也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吾知恬淡寡慾而安於素分之常貞靜無求而適乎道義之正故曰貞吉

履道之道守以理言

中不自亂也德備於巳而利祿不足以動之也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中卽剛中也不指心言不自亂方是心

六三不中不正志行邪僻之人也所以柔而志剛蓋本柔懦不立之人而徒有剛愎忿戾之志不量巳力妄欲有爲故有眇能視跛能履之象以此人而履乾必不能和悅以相處而傷害立至故有履虎尾咥人之象而占者凶也以此人而得志必肆暴以傷害乎人也故有武人爲于大君之象本義所謂豈能久亦

推廣之意非以此句爲正意讀者多泥此句遂將武人爲于大君是言其所以凶也果如是說本義何不曰取凶之象也大壯九三羝羊觸藩本義便曰貞厲之象以彼例此可見矣大抵此爻大意只是言柔而志剛之人不唯見害於人而又能害人也

九四一爻只泛說不可以君臣立意說者皆謂四以無才德之臣而處陽剛之君能戒懼而終吉此說甚不通世豈有無才德之臣而能得吉者哉

四之不中不正亦如三之不中不正也三柔而志剛故履乾而見傷四剛而居柔故雖處九五之剛能戒

懼而終吉終吉者危而安也猶震所謂恐懼以致福也九四本爻不曰履乾而曰履九五之剛何也已入乾體也

志行也剛至難處也況以不中不正而處之乎九四所以愬愬者其志固欲善以處之而免其傷害耳今能不爲其所害而獲終吉其志不由此行乎不可依

語録得遂其進意

九五剛中正德足以决也履帝位位足以决也下以兌應之又遂其欲决之心也是以凡事果决而必行無所疑礙夫天下之事每得於詳審之餘而失於急

遽之頃九五之夬履如此雖所行得其正亦危道也夬履非處事之良法也故曰危道傳曰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察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

位正當也傳曰以其正當尊位也居至尊之位據能專之勢而自任剛決不復畏懼也故本義曰傷於所恃

上九居履之上是行事已畢之時也謂之視者自始

至終之事逐一檢點之也視履考祥視履以考其祥也不視則不考一起事不可作兩起看其旋元吉便是視履考祥處視履上不可入善惡字上考得有祥則為善反則為惡也元吉在事上說不可作祥觀

上九居卦之上處履之終正君子考祥之時也于焉點檢乎平日所行之事以考其在天之祥果可得乎否也祥何從而得哉蓋必視吾所行之事自始而至終自發軔而至於晚節種種周密而無一毫之虧玷則皆盡善盡美而元吉矣天降之祥不由此得歟

在上二字含在履之終意元吉在上獲大善於所履

之終所以天降之祥而大有福慶也

易經正義卷之一　終